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容 閔

錢炳寰 編 写

目 录

- 一、近代最早的留学生4
- 二、在黑暗洋場中的苦悶.....11
- 三、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观望徘徊.....14
- 四、和洋务派官伢合作.....19
- 五、“教育計劃”的破产.....23
- 六、一事无成的悲哀.....29

中華民國中央日報

閱 容

發 行 處

目

目

1	全學留學(學期外)	三
11	全學留學(學期中)	三
14	全學留學(學期外)	三
19	全學留學(學期中)	四
33	全學留學(學期外)	五
39	全學留學(學期中)	六
	全學留學(學期外)	
	全學留學(學期中)	

容闳 (1828—1912) 号純甫，广东香山人。自小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讀書，一直到出洋留学，沒有进过中国学堂，是完全接受西方資本主义教育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他极度崇拜西方文明，但也有些爱国思想，主张彻底向西方学习，改变教育制度，创办工业，建筑铁路，开辟海运，筹設銀行等等。他曾帶着第一批出洋的幼童，到美国去留学，力图把西方文明輸入中国，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資本主义的国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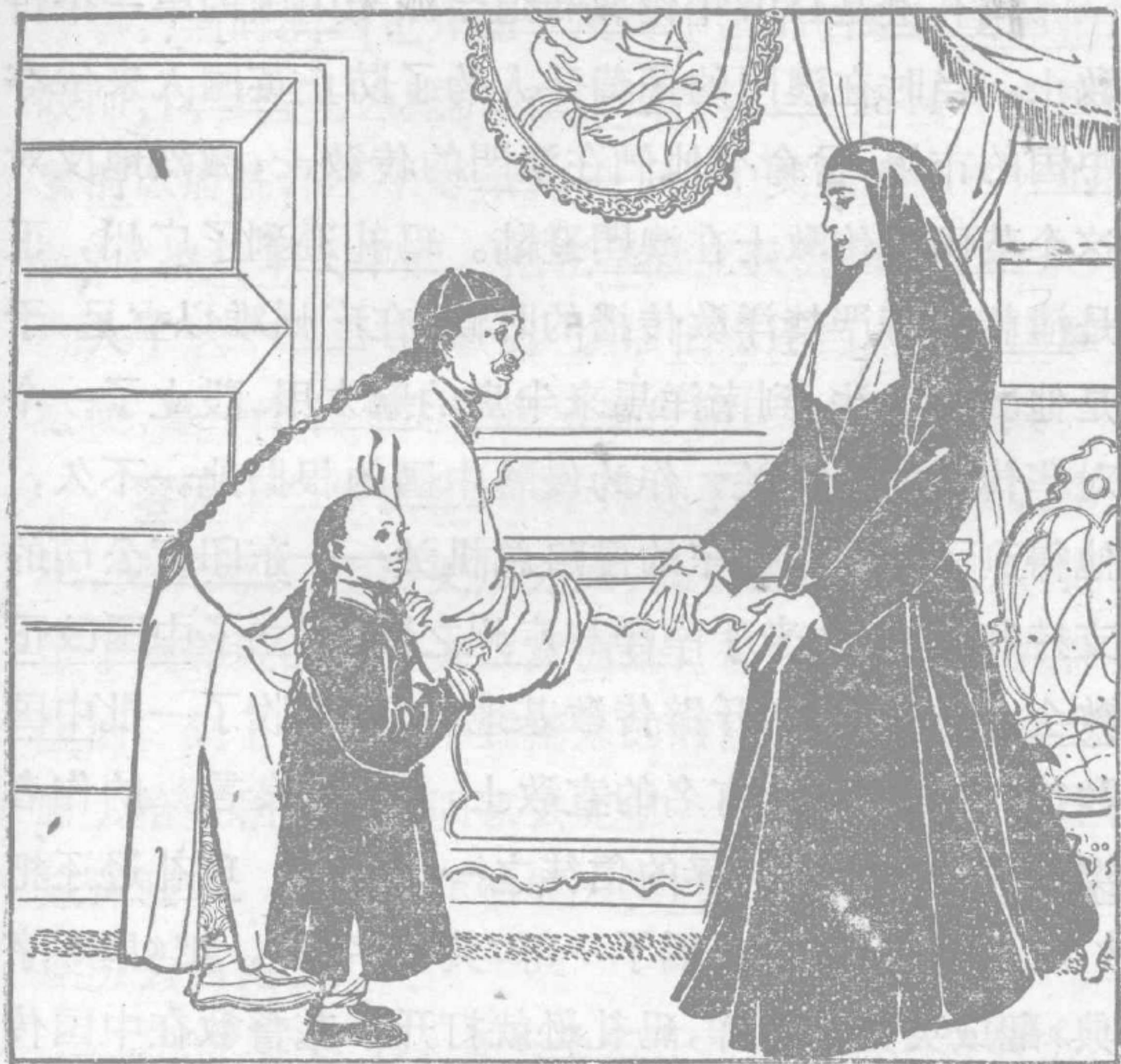
容闳一心想依靠封建官仔，分得一些权力，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。他和所有的資产階級改良派一样，不敢革命，害怕人民大众，不願意推翻封建政权，对外国侵略者的面貌認識不清，甚至希望他們帮助中国发展資本主义。因此，他的主张不仅遭到封建势力的破坏，有时也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反对，結果就不能不归于失敗。

一、近代最早的留学生

在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境内，和澳門隔着四五里宽的海峡，有一个小島，住在那里的人们，大都靠种地打魚为生。虽然島上气候温暖，物产丰饶，农林渔牧，无所不宜；可是在一百多年前，由于清朝政府拼命勒索，貪官污吏横征暴斂，居民的生活十分困难，很多人被迫离乡背井，出外謀生，有的上澳門，有的到南洋群島，甚至远涉重洋，到美洲去当苦工。容闳在1828年，出生在这个島上的南屏村里，有兄弟姊妹四人，他是老三。全家六口人，和所有島上的人们一样，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。

早在明朝中期，就有西洋商人来到澳門寄住。到了清朝嘉庆年間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对澳門的租借权，此后，居住在澳門的洋人就逐年增多，成了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基地。

容闳的幼年时代，正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举入侵中国的时代。他们为了侵略，需要大批通晓英語的翻譯人員为他们服务。所以英国人就开始在澳門設立学校，直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洋奴买办。这些洋奴买办，依靠外国主子的势力，从中取利，可以获



他在七岁时就被送到澳門的一所小学去学习英文

得丰富的收入。容闳的父亲，很羡慕那些洋行买办的闊气生活，同时还希望容闳将来有机会当上清朝政府的外交人員，获得一官半职，光耀門楣[méi]。因此在他七岁的时候，就被送到澳門，进了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，学习英文。这所小学，在1835年创立时，原来是一所女校，后来为紀念瑪禮遜，附設了男生部，这就是瑪禮遜学校的前身。

玛礼逊是1807年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。当时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为了防止英国人来爭夺中国的市場，曾命令他們在澳門的传教士，激烈地反对这个英国的传教士在澳門登陆。玛礼逊到了广州，正是清朝政府严禁洋教传播的时候，在广州难以立足，于是他改变办法，到南洋馬來半島的麻六甲，設立了一个对华传教的总机关，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。不久，他得到了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总机关——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保护，往来于南洋和广州之間，成立了中国改正教会，积极在中国开辟传教基地。随着吸收了一批中国教徒，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宣教士，《劝世良言》的作者梁亚发，就是他培养的信徒之一。此外，玛礼逊还把《聖經》譯成了中文，編了一部《英华字典》，把《康熙字典》翻成英文。这样，玛礼逊就打开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，被英国侵略者看成了“英雄”，在他死后，就决定設立一个学校来紀念他的“功績”。

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，实际上是資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鋒和謀士。玛礼逊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譯員，又兼英国政府在华外交事务的譯員。他的传教活动，是英国侵略者侵华政策的一个組成部分，在他死后，清朝政府还追查过和他有关系的一些中国人，如梁亚发就是被追查的一个。他的儿子馬儒翰，担任过广州的英国

領事。当时美国也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活动，美国伯駕牧师，以当医生为掩护，在广州传教，当1844年美国逼着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約——《中美望厦条約》的时候，他担任华文书記，把在华設立教会和医院的条文，列入了这个不平等条約。以后伯駕还当上了美国駐华公使，是一个著名的积极从事侵略活动的阴謀家。

容闳十二岁那年，小学停办了，他失学回家。第二年，父亲死了，生活更加穷困，他不得不起早摸黑，提着筐子到邻近的村子去販卖糖果，每天赚二三毛錢补助生活。到了冬天販不到糖果的时候，就跟着姐姐到田野去拾些稻穗，拿回家去充飢。他的邻居看他們生活这样艰难，就想法介紹他去澳門的一个传教士办的印刷所去当徒工。

1839年11月，有一个名叫勃朗的美国传教士，在澳門正式办起了玛礼逊学校，在原有的学生中物色培养的对象，他們找到了容闳，經過两个多月的考察之后，决定让他回去继续讀書。过了一年，鸦片战争結束，英国人侵占了香港，这所学校从澳門搬到了香港，容闳也跟着到了香港。

勃朗在1847年初离职回国的时候，挑选了第一个班的三个学生，同去美国，进一步培养他們作为传教的工具，容闳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另外两个，一个叫黄胜，

一个叫王宽。黄胜在中学毕业后回国；王宽又轉到爱丁堡大学去学医，后来在广州办医院，成了有名的医生。

容闳到了美国，进入孟森中学讀書，由勃朗的母亲照顾，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，住的地方离学校三四里，每天步行往返几次；到了冬天，还得撿拾柴火。在中学时代，容闳讀了不少英国的文学名著，如爱迭 [dié] 孙、迭更斯、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，对英国文学有了較好的基础，使他后来在著譯方面获得不少便利。

从小学到中学，容闳一直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讀書，在勃朗的家里，他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。資本主义侵略者，用基督教来麻痹容闳的民族意識，正像他們用鸦片烟来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識一样。受了基督教麻痹的容闳，认为他的“幸运”，完全是上帝的賜予。結果，他就成了耶穌的信徒，他对外国传教士十分崇敬，对西方資产階級文明，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把这些人說成“具有非凡的宗教的品德”，“充滿着善良的願望”。

1849年，容闳在孟森中学毕业，按照原来資助他留学二年的計劃，已經滿期。可是他还想讀大学，不願意馬上回来。孟森中学的校董会考虑給他清寒奖学金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毕业以后必須担任传教的任

务，并且終身為教會工作。容閔認為這個條件太苛刻，這會使他不能自由選擇職業，因而他拒絕了校董們的幫助。還是由勃朗的介紹，得到了另一個教會組織——几納亞省薩伐那地方婦女協會的補助，解決了他的學費問題。於是，他決定去投考耶魯大學。

容閔考上了耶魯大學，心里非常歡喜。可是，他的基礎很差，特別是數學跟不上，時常擔心會被學校除名。但他決心要趕上去，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，每天晚上堅持學習到深夜十二點才睡，經過長時間的努力，慢慢地跟上了。費用不足，也是他一個很大的困難，因此，他利用課餘的時間，到一個學生膳宿俱樂部去擔任採辦食物的事務，並在食堂里服務，同時在一個圖書館里兼作一些助理員的工作，這樣半工半讀，一直到大學畢業為止。

容閔在耶魯大學畢業的時候，已在美國住了七八年，取得了美國的國籍，後來，還娶了一個美國老婆。這時他完全變成了一個美國化的中國人。腦子里浸透了資本主義“文明”的容閔，感到非常“榮耀”。

十九世紀五十年代，外國資本主義加緊侵略中國，清朝的反動統治腐敗不堪，中國人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下，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。容閔雖然洋化了，但總還沒有忘掉祖國。他看到這種情況，

感慨万分，常常郁郁不乐。他认为中国的貧弱是由于人民“沒有知識”以及清政府的腐敗无能；自己远涉重洋，刻苦求学，应当負起挽救中国的任务。他非常羡慕和崇拜美国的資本主义制度，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学习美国的样子。他以为要使后一輩的中国人，也同他自己一样受到西方的教育，学习到西方的文明，使中国走美国式的資本主义道路，中国便可以得救了。这种想法，后来逐渐形成了他的所謂“教育計劃”，也就是不断地派遣幼童去美国留学的計劃。

为了便于实现他的理想，他还想在美国多住几年，学习工程专科。可是，資助他的传教士們，急于希望他回国传教，以便为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开辟道路。容闳虽然不願意作传教工作，但他很穷，結果不得不放弃学习工程的奢望。

1854年11月，他离开美国，第二年春天回到了香港。在他乘的帆船到达香港的时候，船主和領港的中国人談話，請他作翻譯，他却因为多年居留外国，把祖國的語言也忘掉了，竟想不出适当的詞彙进行翻譯。为此，他决心首先去广州补习汉语。

二、在黑暗洋場中的苦悶

容閔經過几个月的补习，在重新掌握了汉语之后，开始找他认为适当的工作。

1855年，他先在代理美国公使伯駕处任书记，想借此結識清政府的达官貴人。干了三个月，看来沒有希望，他就辞职到香港去当審判厅譯員；同时学习法律，准备在香港当律师。香港的律师，向来是由英国人包办的。容閔虽然有几个外国朋友帮忙，但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，不能不受到英国律师的合力排挤，英国人在报纸上連篇累牘地写文章攻击他，使他无法在香港立足。这一方面使他非常懊恼，同时，也引起了他对資本主义侵略者的反感。但是他还是不能摆脱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依賴，他认定只有依靠外国人的势力，才有希望結識清政府的封建大官了，以便通过这些封建官了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1856年秋天，容閔搭了一条美国商船到了上海，凭着外国传教士的介紹，进了上海海关，担任通事。这是比較高級的翻譯人員。

英、美、法三个侵略国家，在1854年，趁鎮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，从清政府手里攫取了上海海关的

行政管理权。清政府一方面討好外国侵略者，希望他們幫助鎮壓太平天国革命；另一方面，也想依靠他們的勢力，避免上海海关落入太平天国的手里，以便取得仅有的關稅收入，作为鎮壓革命的財源。因此，在一番装模作样的交涉之后，就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奉送掉了。从此以后，清政府所派主管海关的海关道，不能直接管理海关，只能委任三国領事推荐的代理人为委員，組成“上海海关管理委員會”。由于这个委員會的委員，直接對他們本國的領事負責，上海海关实际上就不再是清政府的一个机构了。

容闳进海关不久，发现海关和外国商船都有勾結，貪污走私，狼狽为奸。他对这种現象很不滿意，不想再在这种地方混下去，怕玷辱了留学生的“身份”，有碍于爬上更高的地位，因而决定辞职。他跑去問总稅务司英国人李泰国，将来是否也能升到总稅务司的职位？李泰国对他說：“只要是中国人，絕對沒有这种希望。”于是容闳上了个辞呈，声明他是中国人，为中国政府服务，和英国人受同等的教育，为什么不能和英国人享同等的权利？李泰国对容闳的质問虽然很不高兴，但是他觉得容闳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很想拉拢他为自己服务，因此，就想挽留他，并把他的月薪从一百元加到二百元。可是，一百元的代价，沒有买动容闳，他还是

坚决地离开了海关。不少同事看他放弃优厚的薪金，去追求不可捉摸的理想，都笑他是傻子。

后来，他在一家经营丝茶的洋行，当过四个月书记，洋行关闭了，他再次失业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，他就专门接受委托翻译的业务。

有一次，容闳在一家拍卖行里，背后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棉花球粘在他的辫子上玩，当容闳请他去掉的时候，这个骄横的洋人，打了他一巴掌。他气愤极了，立即猛力还击，打破了洋人的鼻子，血流满脸，狼狽而去。这件事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从清政府签订了卖国的《南京条约》后，上海开埠通商，并且辟了租界，成为所谓“国中之国”。洋人犯了法，有领事裁判权保护，清政府不能过问；中国人和洋人发生了纠纷，却要受洋人法庭的审判。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，时常受洋人的欺侮，容闳这一举动，仿佛给大家出了一口气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几乎把他看成了英雄。

1857年，他正在上海从事翻译业务，有一个著名的洋行经理死了，买办们作了一篇颂扬他的文章，需要译成英文，于是他和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秘书同时担任了这项工作。他的译文由于比英国人的确切流畅而被选用。这件事，更使他在买办和洋人中间有了声誉，很多

人知道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了。

稍后，他还代上海的紳商，向外商募集了二万元，作为救济因黄河决口而流入上海的成千上万灾民之用。这样，他的名声更大了。

通过这些活动，他結識了不少洋行經理和买办人物，其中有个叫曾季圃 [pǔ] 的，介紹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数学家李善兰。

三、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观望徘徊

早在1855年，当容闳正在广州补习汉语的时候，陈开、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的紅巾軍围攻广州失敗，两广总督〔注〕叶名琛 [chēn] 对广东人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。他住的地方，离珠江边的刑場很近。有一天，他走去看看，只見整个刑場浸在血泊之中，成堆的尸体，暴晒在烈日之下。他回到寓所，心里很难受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一閉上眼睛，就出現一幅刑場的惨景。

容闳在自己写的《西学东渐記》一书中記載：这次被屠杀的七万五千人，絕大部分和起义毫无关系，只因如虎似狼的清朝官吏勒索不遂，就诬指为“匪”而被杀

〔注〕广东、广西两省的最高长官，总攬两省的軍政大权。

害。叶名琛更下令：不論过去現在，凡是和起义軍或太平軍有过关系的，一律格杀勿論。叶名琛的这种残暴罪行，引起了他对清朝統治者的不滿，从而感到太平天国革命确是正义的事业，他当时曾打算参加太平天国革命。可是这种想法不过是一时感情的激动。他长期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薰陶，害怕群众的革命运动，他总觉得革命太魯莽，不是稳健的办法。他认为最好的办法，还是先补习汉语，然后再去实现他的“教育計劃”。

1860年，太平軍在李秀成的领导下，击破了清軍的江南大营，解除了天京（今南京）的围困，占领了苏、杭一带，控制着江南广大地区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內訌〔注〕之后，出現了好轉的形势。

就在这一年的年底，容闳和曾兰生跟着两个美国传教士，一同去訪問太平天国的首都——天京，看看这个革命政权是否有可能代替清政府。

11月6日，他們从上海出发。那时，苏州在太平軍手里，上海的外国侵略者，正在和清政府阴谋策划反扑苏、杭等地，吴淞江里炮艇很多，外国侵略軍不断在租

〔注〕太平天国内部领导人之間爭夺权利互相残杀的事件。結果东王楊秀清被韦昌輝等杀害，石达开又在杀了韦昌輝、秦日綱以后，帶兵出走，使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損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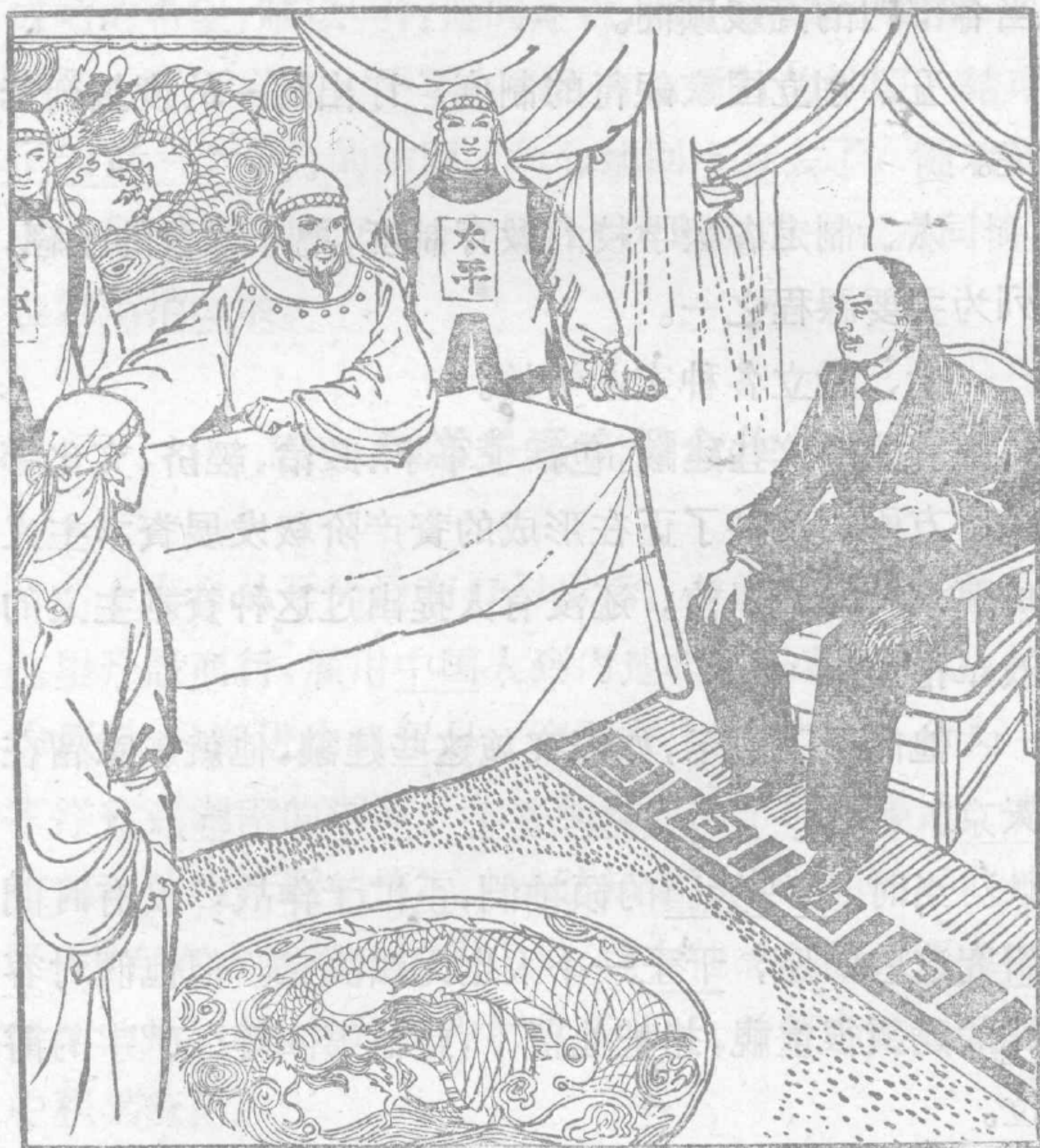
界外面“巡邏”挑衅，因此，他們不得不繞道前往苏州。

在苏州，他們受到当地太平軍主將的接待，还贈送他們鸡羊等食物，并发給通行証，介紹他們去看丹阳的主將。

他們沿路看到的太平軍，对人和气，紀律很好。在丹阳，他們看到商人們照常做买卖，农民們愉快地在地里劳动，沒有一点荒涼的景象。

丹阳太平軍中一位姓秦的文职負責人，接見了他們，給他們談了一些当时的形势和李秀成击破江南大营，乘胜克服江南重要城市常州、无錫、嘉兴、苏州等地的英勇事迹。还說在安庆的曾国藩的軍隊已受巨创，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正在长江上游謀取武汉，江北运河一带，都在太平軍掌握之中，形势是有利的。

11月18日，他們到了天京。19日，拜訪了干王洪仁玕 [gān]。干王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，在香港时就認識容闳。洪仁玕在香港和西方教士接触較多，受了資本主义思想的影响，主张在太平天国革命中，实行一些資本主义的措施，提出举办工矿交通企业設立銀行等主张，很得天王的信任，这时他正总理着太平天国的政事。干王問他对太平天国的觀感，是否願意参加革命，容闳却吞吞吐吐，不敢明确表示，只說到南京来看看老朋友。干王問了他好几次，他才提出了七条建議：



王于会拜閱容

一、建立正規化的軍事制度，組成一支有紀律有戰鬥力的軍隊。

二、設立軍事學校，培養有學識的軍官。

三、設立海軍學校。

四、組織健全的政府，聘請有政治經驗的人才，充

当各部门的高级顾问。

五、创立国家银行的制度，订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。

六、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，把耶稣教的圣经，列为主要课程之一。

七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

容闳的这些建议，包括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，反映了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。在这以前，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。

他向干王表示，如能实施这些建议，他就愿意留在天京。

当时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，正忙于作战，没有时间研究这些问题，干王一个人也无法决定。但他们对容闳的建议很重视，想把他留下，封他第四等“义”字的爵位。

容闳这时候的心情十分矛盾，他一方面不满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强烈地要求改革政治；另一方面，深受资本主义教育，醉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，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，瞧不起农民出身的领袖，看不惯他们的做法，害怕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会扰乱了社会“秩序”。他和同去的美国教士商量之后，认为这个革命政权没有

成功的希望，难以实行他的建議，因此，辞謝了封爵，只要了一张可以在太平軍占領区自由通行的护照，結束了天京一个多月的訪問，匆匆地回上海去了。随着这次訪問天京的結束，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点点同情，也就烟消云散。

四、和洋务派官僚合作

上海自从开为通商口岸以后，外国侵略者紛紛在这里開設商行，雇用中国人到內地收购絲茶等商品，掠夺原料，垄断进出口贸易。容閔在1859年初，曾为一家洋行到湖南的湘潭、华容和湖北的羊楼洞等地，調查絲茶的生产运销情况。他訪知太平軍占領的一些地区內，存有大量茶叶运不出来。現在他想利用太平天国給他的通行証，为外国洋行收买茶叶，希望在这項买卖中积累資財。

容閔在1861年，由南京回到上海之后，就受一家洋行的委託，帶了几万两銀子，先到蕪湖，雇船深入安徽太平县的山区收购茶叶。費了六个多月的時間，往返好几次，一共收购了六万五千箱，陆续运往上海。接着，他在九江設立了事务所，专做茶叶的經理人。一年以后，他自己做起买卖来，賺到了一些錢，但并不很多。

1861年9月，曾国藩攻陷了安庆。这以后，他的气焰更为囂 [xiāo] 张，并勾結上海的外国侵略分子組織的洋枪队，策划围攻苏、浙、皖地区的太平軍。这个反革命的大刽子手，很羡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“坚船利炮”，为了镇压革命，他打算開設工厂自造洋枪大炮。

曾国藩收罗了不少知識分子，作为謀士，容闳的朋友张世貴、李善兰、华若汀、徐雪村等，都在那里充当幕仔〔注〕。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紹，容闳也在1863年9月間結束了九江的业务，以熟悉外洋情况的資格，到安庆去投奔曾国藩。于是，他达到了結識封建大官仔的目的，非常高兴，认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，他的“教育計劃”就可以實現了。

容闳到了安庆，和他的朋友們商量之后，向曾国藩提出了設立机器厂的建議。

他主张先設立机器制造厂，制造各种专用机器，然后再用这些机器装备成專門的制造厂，如枪炮厂、造船厂、农具厂、钟表厂，等等。同时，他认为中国地方大、人口多，必須有很多的專門制造厂，互相配合起来，才能滿足需要；而使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，制造出来的工业品，一定比向外洋购买要便宜得多。

〔注〕清朝地方高級軍政官仔，都聘請一些知識分子幫助出謀划策，和办理日常公文事务，这些人員称为幕仔。



容閔向曾國藩提出設立機器廠的建議

但容閔向曾國藩建議設廠的時候，知道曾的目的在於製造槍炮和兵船，根本沒有打算辦什麼民用工業。為了迎合曾國藩的意圖，容閔着重說明了設立一個機